

安徽史志丛书

安徽历史述要

下 册

李则纲 著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从公元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贾似道兵败芜湖,大江南北,第一次归元人统治,安徽全境经历元王朝暴政七十六年。淮西各县,灾难尤深。公元1351年,刘福通愤于阶级剥削和外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发难颍州(今阜阳),摧毁元王朝统治。

一、元人统治下的安徽

(一) 地理与人口

元世祖忽必烈灭宋以后,统一了全中国,为了镇压人民,巩固统治,于中央设行中书省,直辖“腹里”各地(河北、山东、山西)。此外设十一个行中书省,作为中央政权代理机构,其下分路、府、州、县。安徽江北各县,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江南各县,属江浙行中书省^①。全安徽共有六十县,各县设有达鲁花赤,管理军、民事务,县令和县尹都受他的监督。达鲁花赤一职,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此外,于怀远、安丰等处,设稻田提领所,搜刮稻谷,转送醴原仓。又于安丰、庐州等处设打捕提举司,鍾离(今凤阳)、定远、安庆、安丰、招泗、和州等地设百户打捕所,搜捕山禽野兽,供其享受^②。

公元1266年(至元三年),定六千户以上者为上县,二千户以上者为中县,不及二千户者为下县。公元1283年(至元二十年)又定江以南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以下者为下县。其时安徽人口,合肥、历阳(和县)、宣城、

盱眙、歙县为上县，舒城、庐江、太平等为中县，颍上、太和、怀远、绩溪等为下县。据至元二十七年户籍，除颍、亳、宿州属河南未计外，全省人口约计三百三十四万六千六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很有问题，如宁国路所属宣城、南陵、宁国、旌德、太平、泾县，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共有四十七万零七百四十九人，到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一百八十年间即增至一百一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人，几至三倍，似不可信。况且元朝奖励武人掠人为私户，供其奴役^⑤，攻南宋时更大掠人口，辗转贩卖，人口的统计，当然难确。

(二) 元人在江淮的虐政

元王朝统一中国后，主要措施，是政治的镇压和经济的掠夺。因为他所侵占的地区，先后不同，故意把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对于南人，待遇更为残酷。安徽淮河以南，宋亡以后，才归统治，列为南人，所以受害更深。各县达鲁花赤既为蒙元人，其它官吏，也都是北人，甚至一个甲长(二十户为一甲)，也要北人做。甲长的衣服饮食，由甲人供给。童男少女，任甲长凌辱。私藏军器，就处死刑。在南方做官的北人，不支給俸钱，就是迫使他们在地方上乱搞^⑥。当时发生两种情况，好人不愿到南方，坏人用购买到南方，因为到了南方，可以多搞钱。因此，“一州佩金符者多至三、四人”^⑦。这些豺狼似的官吏，除了直接向人民搜刮外，有的藉端诬陷，籍没人家财产^⑧；有的掳掠人口，进行贩卖；有的公然和盗匪勾结，抢劫货财；尤以行省平章昂吉儿在淮西更为残暴^⑨。在元世祖的时候就是这样，后来更是厉害。驻在淮西的军人，甚至失去人性，嗜食人肉。“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名为“想肉”，

就是“食之而使人想之也”^⑤。无怪刘福通振臂一呼，两淮人民风起云涌地响应。

在经济掠夺方面，名目繁多。除丁税、亩税外，还有科差（分丝科、包银、俸钞三种），每岁向人民征收^⑥。有洞冶课。凡金、银、铜、铁、锡、铅、朱砂、水银、珠、玉、矾、硝、碱都有课^⑦。安徽在当时开采，有和州、徽州、池州等地的金矿，而饶、徽、池、信等地有“淘金户七千三百六十五”、“金场七十余”，又行“按户取金”的办法，根据罗愿《新安志》，徽州旧不产金^⑧，元人在这些地方设“淘金户”和“金场”这样多，又行“按户取金”的办法，显然是藉采金敲诈。银矿有安丰，铁矿有颍州、徽州、宁国等处。公元1268年（至元四年）以后，颍州和光、化两州“铁冶岁输一百万零七千斤”。“铸农事（器）二十万事（件）”^⑨。这些矿冶课，都是蒙古人在各地于丁税、亩税以外的特别剥削。公元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始在无为设立矾课，每年纳钞一百六十锭，到了公元1295年（元贞元年）多至二千四百锭，不到十年就增加到十五倍^⑩。这还是元帝国的盛时，以后榨取更甚。所以“元中叶以后，课税之所入，视世祖时增二十余倍，即包银之赋，亦增至十余倍”^⑪。至于茶课，于出茶之地设提举司，专任“散据卖引”，因此敲榨茶户，为害尤烈^⑫。以上都是常课。还有“额外课”三十二种，连人民用的历书，都有课税^⑬。公元1328年（天历元年）安丰一路的柴课，就有三十五锭一两七钱^⑭。在课税以外，又有所谓“江南户钞”。元世祖平定江南以后，把民户赐给诸王后妃，每户要缴中统钞五钱，例如拨和州历阳县四千户给贵赤，“计钞一百六十锭”，拨庐州等处三千四百九户给阿速拔都。“计钞一百三十六锭”^⑮。关于地方特产岁贡，仅徽州路每岁贡纸就有数百万，“一郡受其扰累”^⑯。最突出的是书籍

和田器都收税，到明洪武元年才把这项苛税免掉^②。除以上种种剥削以外，在安徽还有一种“屯田”苛政，芍陂和石鳖原是老的屯田区，元昂吉儿在这些地方请立屯田，藉此大占民田，从事耕种的屯事多至数万人，这些人有女真人，有新附盐卒，有移来的所谓“乱民”^③，并设有芍陂屯田万户府和洪泽屯田万户府，进行镇压和收刮。公元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巨济来理江淮钱谷，“乘势刻剥，遣使征徽州民钞，多输二千锭，巨济怒其少，欲更益千锭，总管许辑诣(会见)巨济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虽万锭可征也！”^④可见搜刮之严，以致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者则发兵捕之。因为这样，所以，“江淮豪家，多行赂权贵，为府、县卒吏以庇门户，遇有差赋，推及贫民”^⑤。豪家且求为府县卒吏，以庇门户，其余当更难避免苛征。当时江淮地区受这样数不尽的剥削，民穷财尽可想。所以刘福通讨元人檄文说：“贫极江南，富夸塞北，”并不是夸大其词^⑥。

(三)铁蹄践踏下的安徽文化

在元人统治下，中国第一次被塞外民族完全统一，旧有的文化不能不受到践踏，同时因元人疆域辽阔，中西交通频繁，科学技术受到一些促进。这两种情况，前者为安徽所不免，后者影响安徽，似乎不大。

元人本身，对汉族文化的吸收殊少，从忽必烈到亡国，做皇帝的没有一个通汉文，辽、金、宋三史成书的时候，距宋亡已六十余年，元拯相还自谓不习汉文，不能提出意见，可知元人对汉人学术的态度。因为元人不习汉文，所以元人、色目人的官吏，“多不能执笔花(划)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⑦。不仅元人、色目人这样，汉人做官，也是照样的办。如范文虎

降元以后，他的印章，就是用象牙刻的蒙古文^⑤。因为元人对汉人学术这样，各州县虽设有学官，它的目的，只是要汉人学习蒙古文，谈不上文化的发展。因此，安徽元代的文化，可称述者殊少。尽管这样，我们还不能不揭举若干，以见安徽学术在当时的情形。

(一)朱学盛被推崇。由于吴澄、许谦等人对朱熹学术的崇拜，为了帮助元人从思想上巩固统治，公元1313年(皇庆二年)定科举考试法，第一、二场考题都限用朱子四书章句^⑥，于是朱熹的章句遂为士子攫取禄位的敲门砖。这样腐蚀知识分子的毒剂，并不始于明朝。同时朱熹的故乡如陈栌、胡一桂、胡炳文、程直方、汪克宽等人，又以发扬朱子之学为己任，所以在元代，朱子之学，反为昌盛，至明清而更盛。

(二)除朱熹的道学而外，宣州贡奎以诗文称于元代中叶。但其作品并没有什么特色，因元代安徽作家寥寥，故被人推许，曾一度任贵池齐山书院山长，对地方文教事业，不无贡献。其子师泰，也以诗文鸣于一时。

(三)传统的诗文，元时安徽虽很逊色，但盛行元代的杂剧，安徽并不落后。杂剧的作家，现在我们知道的有赵熊、孟汉卿、杨景辉三人。

赵熊，字文祥，宣城人，作品已经散失，据记载有《风月害夫人》、《太祖夜斩石守信》、《崔和担生》三种，又有《丽情集》一种，据说他的杂剧和关汉卿、白仁甫齐名，为元初有名杂剧作家之一。

孟汉卿，亳州人，是元代前期的杂剧家，以《魔合罗》一剧驰名。剧情讲一个谋财害命的案件：河南府绒线铺主李德昌，留着妻子刘玉娘在家，只身往南昌做生意，流氓李文道是他从弟，趁他不在家，调戏玉娘，玉娘不从。当李德昌回家的时候，

忽然病倒在城外的将军庙，托贩卖魔合罗(儿童玩具)的高山带信回家，高山把信误投李文道，他便乘机将李德昌毒死，谋占玉娘和家产。玉娘还是坚决不从，他便诬告玉娘毒死丈夫，贿赂官府，把玉娘判处死刑。幸亏正直的孔目张鼎，知道玉娘蒙冤，重新勘审，经过仔细调查研究，才把真正凶手李文道查出，案情大白。这个剧本有历史的意义，他反映当时官吏的贪污枉法和流氓地痞的恶毒，善良的人民在这样的黑暗时代，生命毫无保障。

杨景卿是凤阳人，他的作品，可惜没有遗传，只《太和正音谱》还保存一首小令，据说他不但能写作，并善歌唱。

此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号称元代杂剧四大家的白朴(仁甫)同安徽的关系，我们也不能忽略。他是文学大家元遗山的通家侄辈，金亡以后，不愿留在北方，流离安徽姑熟(今当涂)、六安等地，著有《天籁集》。这样的杂剧大家，居在这里，对于元代安徽杂剧家的产生，自不能没有影响。

(四)其他如洪森祖著《续新安志》，汪元相著《祁门县志》，对地方文献不无贡献。休宁程岷家的先代有个程灵洗著《程氏世谱》三十卷，汪松家的先代有个汪华，著《汪氏渊源录》十卷，都是安徽姓氏谱牒最早见于史籍艺文志的^⑤。至于歙县吴以宁著《去病简要》，鲍同仁著《经验针法》，青阳陆仲达著《千金惠方》，对医药学做出了一定贡献。证明就是在元人统治下，为人民所需要的东西，还是比较发达。

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和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徽州一地，虽在元代，有著述的人还很多。当然社会秩序，比较少遭破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反的，长丰以北广大的安徽地区，终元之世，文坛艺苑，除赵、孟、杨等人略为生色，都表现得十分寂寞。可以概见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

系。

注：

①《新元史·地理志》

②《元史·百官志》

③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30：《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

④《新元史·程巨夫传》

⑤同上《昂吉儿传》、《姚天福传》

⑥《元史类编》卷18《吕文焕传》：吕文焕降元后，做了中书左丞，江东道按察使阿八尺从文焕求金银及宅舍子女，文焕不与。便诬奏文焕私藏兵甲，谋不轨，对吕文焕都这样，其它的人更可想。

⑦《新元史·程巨夫传·姚天福传》，邵远平：《元史类编·昂吉儿传》

⑧陶宗仪：《辍耕录》卷9《想肉》

⑨《新元史》卷68《食货志》

⑩《新元史》卷70《食货志》

⑪罗愿：《新安志》卷二

⑫《新元史》卷70《食货志》

⑬同上

⑭同上卷68《食货志》

⑮见第五编《茶》

⑯《新元史》卷73《食货志》

⑰同上卷77《食货志》

⑱同上

⑲《新元史·朱焕传》

⑳《明史》卷1《太祖本纪》

㉑《新元史》卷161《昂吉儿传》、《沙全传》

㉒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9至元26年

㉓同上至元28年

㉔叶子奇：《草木子》三上

⑳陶宗仪《辍耕录》卷2

㉑解放后安徽省博物馆曾采到安庆出土的范文虎这样的印章。

㉒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八《科举学校之制》

㉓见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

二、农民起义与民族英雄刘福通

(一) 引言

考元末农民起义史事，首谋发难的是颍州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建号的是刘福通，指挥诸路义军，扫荡中原，直捣幽燕的也是刘福通，掩护江淮，使朱元璋从容略地，巩固应天（今南京），终成大业的也是刘福通。论刘福通的行事，发难之始，事同陈涉，颠覆元人之力，其功也不在项羽反秦之下。司马迁不为义帝立专篇，特为陈涉、项羽写出极有声色的《世家》和《本纪》，热情称颂历史杰出的人物。乃元明史籍，刘福通的名字，甚至不能与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等人并列^①，揆之事理，不能令人无疑。

(二) 元初江南人民纷举义旗

在元人统治下，人民受阶级压迫、民族歧视，其痛苦难以言语形容，而民族歧视更为残酷，所以人民的民族仇恨也更深。公元1283年（至元二十年）元刑部尚书崔彧就说：“江南盗贼相挺而起，凡二百余所，皆由构刷水手兴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变”^②。公元1289年程文海说：“今奸权用事，立尚书，钩考钱谷，以剥削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窃’窃发，良以此也。”^③。同时王恽也说：“自平宋

以来，官吏贪残，故‘山寇’往往啸聚”^④。因为这样。即使在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时，江南各地，就前仆后继地义兵纷起：公元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柳分司起义于婺州，汪十千起义于徽州。到了公元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钟明亮起义于江西，鲍惠日起义于信州（今江西上饶），杨镇龙起义于台州（今浙江临海），叶万文起义于婺州，黄福等起义于建宁（今福建建瓯），公元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华大老起义于江西，邱大老起义于建昌（今江西南城），吕童二起义于婺州，唐珍起义于杭州，王静照起义于建平（今郎溪），陈七师起义于泉州。邻省的江西、浙江、福建反元的的烽火是这样的盛炽，皖南人民反元的火焰，更是猛烈。同年，叶大五起义于太平，胡发等起义于绩溪，徐汝安等起义于芜湖，虽然这些起义一个个地被血腥的屠杀镇压下去，但人民仇恨反动统治者的火种是不会熄灭的。

（三） 颍州刘福通的发难

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人修复黄河故道，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丁十五万，又调安丰等戍十八翼军两万，以工部尚书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又命哈斯等以重兵镇压工役，民夫困于劳役，兼迫饥饿，人心怨怒。

刘福通认为时机已熟，与其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密谋起事：（一）袭用陈涉，吴广篝火狐鸣的故智，阴作一眼石人，埋于黄陵冈，背上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治河工人掘出后，转相告语，人心大为浮动。（二）利用白莲教。柘城人韩山童，祖、父都信奉白莲教，烧香惑众，河南、安徽群众多信之，山童倡言：天下将大乱，弥勒佛将下生，明王出世，刘福通更诈称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三）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刘福通

等与山童遂在永平杀黑牛白马，祭天誓众，准备起兵。其讨元檄文有“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之句，痛斥元人搜刮罪恶。不幸为地方官吏所知，逮捕甚急，山童被擒，福通逃回颍州^⑤。

五月，刘福通即在颍州起兵。以杜遵道为谋主。首破颍州，即占据豫皖交界重镇朱皋。分兵攻陷罗山、真阳、确山，略舞阳、叶县，横截豫南，当时童谣歌颂起义军说：“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席上坐”。所至，不杀平民、不奸淫、不抢劫，并开官仓散给贫民。发展极其迅速。因其众头裹红巾，故号红巾军。又号香军。屡败元军。九月，又败元军万户朵儿，千户高安童，攻陷汝宁府，又陷光、息二州，与元军战于亳州，杀指挥秃鲁，这时刘福通有众十余万。

因为刘福通领导红巾军的声势影响，同年八月，肖县李二、赵君用、彭二起兵攻陷徐州。罗田徐寿辉起兵攻陷蕲水与黄州。十二月，布王三起兵攻陷邓州、南阳。明年二月，定远郭子兴又起义濠州。纷纷响应刘福通，也号为红巾军。

元人惧刘福通势盛，企图速予扑灭，公元1352年（至正十二年）二月，知枢密院事月闾察儿将兵会赫厮虎赤进行镇压，赫厮虎赤见红巾军阵容强大，扬鞭挥其众曰：“阿卜！阿卜”，（汉语“走！走”），遂逃走，赫厮虎赤走后，平章兀卜班又将侍卫汉军及蒙古军数万来战，亦为刘福通袭击大败，兀卜班埋尸战场。

元丞相脱脱因进讨之军均失利，特派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与卫王宽彻哥将精兵三十万来攻刘福通，破上蔡，红巾军首领韩咬儿殉难，势将南下，刘福通严阵以待，也先帖木儿屯兵沙河，数旬不敢进，结果也先谋遁逃，左右控其马，也先引佩刀断马索说：“我那不是性命吗？”卒遁走。遗弃军资山积，尽为红巾军所得。宽彻哥屯兵亳州，亦为红巾军所虏。以上这

些，不但证明元朝将帅的腐朽无能，更显示了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勇敢善战。

(四) 迎立韩林儿

当红巾军正向豫中迅速发展的时候，元人竭全力阻其前进，使太尉阿吉、左丞太不花进攻汝宁(河南汝南)，同时，沈丘寨罕帖木儿(本蒙古人，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收河南，遂家沈丘)，因是元室功臣后裔，颇有势力于地方，与罗山地、李思齐，组织地主子弟，号称“义兵”，攻陷罗山，捣乱红巾军后方。刘福通遂从汝宁退守亳州。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元诸王八秃来攻亳县，兵败被杀。福通更乘胜攻陷安丰。次年又陷颍州，这时刘福通在皖西北的军事，相当巩固。遂于公元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在碭山夹河，访得韩林儿，遂立为帝。作为恢复汉族政权的象征。

林儿是韩山童之子，山童被擒，其妻杨氏携林儿逃至武安山中，后南来碭山。这时刘福通迎到亳州，奉为皇帝。因认林儿为赵氏后裔，国号宋，称“小明王”，建元“龙凤”。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元知枢密院事，尊杨氏为皇太后。以亳州为都城，拆鹿邑县太清宫材料，建造宫阙，并铸龙凤钱代替元钞^①。龙凤年号，朱元璋称吴王以后，尚在奉行，可见刘福通创始规模和影响。^②

三月，郭子兴卒，众推其长子天叙为元帅。五月，刘福通遣人召滁阳(今滁县)诸将议事，独张天佑(郭子兴妻弟)往。授郭天叙都元帅，张天佑右副元帅，朱元璋左副元帅，元璋意不欲受，说：“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邪！”因欲藉声援，勉强应命^③。

七月。刘福通大败知枢密院事答失八都鲁于长葛，又袭答

失八都鲁于中牟，获其辎重。八月苗军元帅吴天宝死，部众以荥阳降于刘福通。福通率众直捣中牟，为察罕帖木儿所阻。

公元1356年(至正十六年)十一月，刘福通遣将分略山东、河南、河北，京师大震。十二月，答失八都鲁乘虚进兵太康，刘福通因大军远征鲁冀，所存军队甚少，屡战失利，元军进围亳州，城陷。刘福通与韩林儿南奔安丰。丞相王显忠、罗文素及元帅张敏等殉难。

(五) 三路北伐、光复汴京

迁安丰不久，兵势复振，公元1357年(至正十七年)二月，遣毛贵入山东，陷胶州，杀元签枢密院托欢，继续攻陷莱州、益都。同时，红巾军李武、崔德又攻入武关，直趋长安，分掠同、华诸州，三辅震恐。这时两淮之北，大河之南，几乎尽入红巾军范围。刘福通为了进一步彻底摧毁元人统治，六月特分兵三路，一路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城入晋冀，一路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与李武、崔德配合作战，一路毛贵自山东直捣大都，福通自以重兵循许颍，进取开封，恢复汴京。

关先生，崇仁人，以策干刘福通，因为军师。公元1357年(至正十七年)七月，关先生等入晋，陷泽州、陵川，又陷潞州，太原大震。公元1358年三月，陷晋阳路，杀元总管杜赛因不花，又陷上党，略保定，西陷大同，远及兴和塞外诸郡，更陷元上都(开平)焚其宫阙。十九年，陷辽阳，更入辽东。公元1361年(至正二十一年)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进入高丽，攻陷东都，风驰电掣，所向无前；进军之速，行程之远，令人惊异；在农民起义战争史上放出异彩。不幸在东都，疏于警惕，猝遭杀害，身经百战的诸健儿，葬身异地。

公元1357年（至正十七年）十月，白不信等由商州直趋长安，分兵略同、华诸州，为察罕帖木儿所败，死数万人，退入南山。公元1358年二月，白不信由兴元陷秦陇，李喜喜陷繁昌。白不信攻凤翔，直捣李思齐守地，不幸为察罕帖木儿援兵所败，李喜喜坚守繁昌，又为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围困，李喜喜突围出，与白不信同入蜀。这时李武、崔德军在秦晋，没有策应，使红巾军在关中遭受失败，因而使察罕帖木儿势力坐大，移师东进，这是后来刘福通不得不从开封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贵在山东，七月因“义军”万户田丰来降，取济宁，寻为元万户孟本周夺回。公元1358年（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陷沧州、济南，杀达鲁花赤爱的及元悍将董博霄，复陷济宁，进据东昌，又陷清沧，三月陷胶州、又陷莱州。四月陷殷阳、益都、滨州、莒州。在济南设宾兴院，延揽贤豪，选用山东循吏，治理民事，以姬宗周等分守各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所屯田，造大车百辆以运粮储，春夏水运，秋冬陆运，民不疲劳。公私田赋，十取其二，人心大悦。从这里，可以看到红巾军政策的一般。

毛贵既定山东，便率军北上，于同年三月，由河间取直沽，陷蓟州、灤州（河北通县南），至枣林，游骑至柳林（通县南故灤县西），杀元枢密副使达国珍，京师大为惊恐，元顺帝已准备逃走，惜为元知枢密院事刘哈刺不花所败，犁庭扫穴，功败垂成，退回济南。公元1359年（至正十九年）四月，毛贵不幸为赵均用杀害。

公元1357年（至正十七年）七月，刘福通一路盛文郁先陷归德，元知府林茂、万户时公权迎降，遂陷曹州。九月陷大名及卫辉路，汴梁外围，尽被红巾军占领。公元1358年五月，刘福通率亲红巾军进逼汴梁，元守将竹贞不战而逃，红巾军光复汴京。从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侵入汴梁，沦陷二百三

十余年的赵宋旧都，现为刘福通光复，这时中原人民复见汉族衣冠，欢庆可想！

刘福通既光复汴京，筑宫于旧皇城之内，迎韩林儿居之，刘福通为太保，毛贵、田丰为丞相，王士城、杨城、陈猷头、继续祖为平章，刘圭为知院，又进关先生、破头潘等官爵。这样更动人事，大概倚仗山东毛贵一路的力量可知。

刘福通收复汴京之后，除了改组中央一些人事，有无其他新政设施，我们不知道，但从元河南平章周全杀元守将帕帖木儿，以怀庆路归附刘福通，并尽率怀庆民众入汴梁，这样竭诚归附的情况看来，可能是受汴京新政号召的影响。

（六）汴梁突围、再退安丰

刘福通虽然光复了汴梁，但到了公元1359年（至正十九年）在军事上颇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时关先生一路既远在辽东，白不信、李喜喜已由秦陇被迫入蜀，所倚仗的山东毛贵，既被赵均用杀害，他们的部下又互相残杀，使汴京失去有力的外援。

这时，虎视其西，伺机待发的察罕帖木儿看透时机，五月倾师东出，本人坐镇虎牢，先遣游骑扰归、亳、陈、蔡，捣乱红巾军后方，从东南两面威胁汴京。更以大军水陆并进，截断汴京交通，进围汴京。又大发秦兵出函谷，过虎牢，晋兵出太行，渡黄河，俱会汴梁城下，环城遍筑营垒，把一个汴梁城包围得水泄不通。刘福通困守孤城，外无救援，屡次出击，不能解围，苦守数月，终以粮尽力竭，于八月率数百骑与韩林儿从东门出奔，再退安丰。这次汴梁的陷落，红巾军损失极大，据元人记载：“获‘伪后’及‘贼’妻子数万，符玺印章宝货无数”。虽不免夸大，但损失不小，当是事实。

刘福通对察罕帖木儿並沒有麻痹，光复汴京之后，即遣降将周全率军西取洛阳，不料周全不战而退，坐令察罕帖木儿阴谋得逞。

刘福通退回安丰以后，虽因精兵良将已多丧失，势孤力弱，不易再振，但不能说没有再整旗鼓力图恢复的事。而史书记载从至正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间，关于刘福通的活动，只有二十二年九月，派兵援救田丰、王士城，被扩廓帖木儿败于火星埠一事，好象刘福通退回安丰以后，就甘心寂寞以终，可知刘福通的事迹，史文缺漏的很多，读者对此不能无憾。

（七）英雄末路，谜的结局

项羽战败，自刎乌江，其事迹至为显著。民族英雄刘福通，究竟怎样结束他的光荣历史、宝贵生命呢？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清修《明史·韩林儿传》说：公元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将吕珍围安丰，林儿急告太祖（朱元璋），太祖曰：‘安丰破，则士诚益骄’。遂亲率师往救，而珍已入城杀刘福通。太祖击走珍，以林儿归。居之滁州。明年太祖为吴王，又二年林儿卒。或曰：太祖命廖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复舟沉于江云。”

柯劭忞《新元史·韩林儿传》说：“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张士诚遣其将攻安丰，林儿与福通溃围而出，明太祖救之，大败珍兵，迁林儿于滁之宗阳宫，栅而守之，日给糜饩数斗。二十三年林儿册明太祖为吴王。二十五年，吴左丞廖永忠及朱镇抚具舟楫迎林儿及福通归金陵，次瓜步，永忠沉之于水，以复舟闻，林儿僭号十三年而亡”。是刘福通与韩林儿同至滁州，同被沉没。

又《新元史·张士诚传》：“二十三年二月，士诚遣吕珍

攻韩林儿于安丰，明太祖自将救之。”并无吕珍杀刘福通事。

两书记载，各有不同，《明史》成书于清初，抄录亡明文献，可能不免饰词。《新元史》书成较晚，资证亦多，或有所本。如果确是这样，那末，杀刘福通的还是朱元璋。

再深一层看，元顺帝一朝，虽无《实录》可据，但《元史》《顺帝纪》和《新元史》的《惠宗（顺帝）纪》，记载其它事件甚详，而至正二十三年都无吕珍围安丰事，《明史·张士诚传》也无吕珍围安丰杀刘福通事的记载，假使确有这样大的事件，《元史》和《新元史》的《顺帝纪》，《明史》的《张士诚传》，何以只字不提呢？总之，根据以上记载，以及其它有关吕珍围安丰的资料，可疑之点很多。刘福通之死，确是一个历史上未曾解决的谜。

朱元璋晚年，为了掩盖杀韩林儿事，命自己的儿子朱权编辑《通鉴博论》，于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大书曰：“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如果真是廖永忠擅杀韩林儿。何以不即行正法，必待之数年之后才赐死，欲盖弥彰。其实所沉者不只韩林儿，民族英雄刘福通可能亦同时蒙难。

（八）关于刘福通的评价

根据不多的或者甚至改造过的历史资料，也可见刘福通领导元末农民起义有很多特点，现试探如下：

第一，他非常英勇机智。深刻了解当时人民愁怨思乱的心理，抓紧时机，虽韩山童被捕，形势不利，他毫不迟疑、畏缩，迅速地回到颍州，高举义旗，淮上一呼，全国响应，风起云涌，卒亡元室。比之陈胜揭竿，先后媲美。

第二，他对当时形势掌握很正确。如派关先生等入晋冀，